

纂評精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第三冊





蔣註公送鄭尚書似有不滿之意通篇只說個大府之尊與境內境外之利害及稱頌數語又但言其貴而能貧仁者不富按之史殊不相合此退之見其豪侈故特為是語以諷耳文工密有法度梅亭云起數句直提大府二字領案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四

韓愈退之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送鄭尚書序

名權字復常

嶺之南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謂事物紀原唐制緣邊戎寇之地則加以節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兵志曰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然猶未以名官也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也土產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也

又云先叙四府之事大府以見體統之尊此層寬

又云次叙屬州遠濶邊疆難治又云此段極舉治法治人不粘鄭公說此虛處用實法

西仲云一味加恩如護育嬰孩者蓋憐其無知也及加恩後習為固然仍紛雜不受治是法之

袴鞬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也小牆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也悍性急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連發於矢或設以待將吏撞搪撞擊也也呼號以相和應蜂屯如蜂雜如蟻爬可亂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簡略節制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民撫育下兒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草如芟而禽獮殺之而禽獮殺之之盡根株痛斷

必不能貸者然後盡法誅滅方可示威蓋因文不能治而繼之以武出于萬不得已之勢也此言隸府之南州難于控御

郭正域云以上俱將開事形嶺南之尊筆端如畫

梅亭云後落到鄭公是本篇正文寓規於頌立言有體

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別高麗流求琉球毛人夷賈州之州

夷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盡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出於蚌或出於魚介腹中香香之類象犀象犀角玳瑁片白黑斑文邊缺如鋸齒無足有四鬣前長後短以煮其甲柔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于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

事長慶年穆宗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

又云入正位後却撇開衣任進舉前事借規之此實處用虛法又云不鋪叙嶺南山川物畧獨稱府帥統馭之體及邊境易叛難治以見其任重末復以廉節政成望之知古人贈言頌揚之詞少告誡之意多也

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傲屋以居稱其廉以勵之語不在多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孟子公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蔡聞之云首叙其權之大足以有為次叙關係之重勉以處置之宜在言外末規其廉祝其成政而來筆極雅古奧錯綜法度亦極嚴整○鄭權因鄭注通王守澄以得節鎮非清節者文中以廉風之稱其仁而不富即岑參送入南海作尉謂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也立言之妙如此

灑結之有韻致叙海外諸國往來之利害總歸重于選帥得人而為帥者當以廉介為主治才次之蓋沿海州郡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而海外寶物往來尤視以為進退所謂此方多寶玉慎勿厭清貧即小吏猶當以為戒也

西仲云初叙嶺南節度使之尊貴繼叙所隸二十二州地方之險遠民人之難治又叙海外諸國往來之利害總歸重于選帥得人而為帥者當以廉介為主治才次之蓋沿海州郡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而海外寶物往來尤視以為進退所謂此方多寶玉慎勿厭清貧即小吏猶當以為戒也

梅亭云公序行文多用議論以疎宕勝此獨用叙事體古奧謹嚴雄傑之氣蟠結楮墨此等文洵足起八代之衰

灑結之有韻致叙海外諸國往來之利害總歸重于選帥得人而為帥者當以廉介為主治才次之蓋沿海州郡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而海外寶物往來尤視以為進退所謂此方多寶玉慎勿厭清貧即小吏猶當以為戒也

送幽州李端公序

端公李益字君虞大曆四年登第出身有心疾不見用後竟佐幽州劉濟幕序云今相國李藩也公因益來東都序以送之蓋勉其歸使為濟言率先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事物紀原隋尚書二十四歲二級則隋亦取漢事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迺勞之使畢至每

結體奇轉挈從

漢惠帝即位賜爵外郎

六歲二級則隋亦取漢事

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

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迺勞之使畢至每

將註文本送李

端公通篇只說

司徒奇

虞集云命意高

天降 郭正域云作文要於世道人心朝綱民俗有關係方可言用世之文苟辨諛人而已者耻也

楚釋云寫司徒郊迎光景筆筆如畫深得太史公髓

便畢至粹畢作累宗作里注一作狎

始合矣考粹宗始作殆

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帔首紅巾也韠袴握刀左右雜佩

弓報服詩報其弓又曰交報二弓則報字又可通作虛字

用矣此弓報服矢插房左傳抽矢納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

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

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

向愈曰國家失太平于今六十年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及范陽幽州

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

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憲宗大

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

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為上言

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開祝壽公奉使

其親東都粹無東都二字

楚釋云結得參漏

西仲云唐人呼侍御為端公李端公名益時東都人為幽州節度使劉濟從事

此番奉使且歸壽其親欲歸而報命也作序送之不得要說端公之忠于濟在勸濟之忠于唐其實濟在幽州處心積慮雖不可知然未嘗有背朝命實跡觀其于憲宗五年能自將擊王承宗可知但未嘗入覲奉職如開元時耳若令其勸濟入朝最難落筆

而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

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欲以斯文獻劉濟

憲宗五年劉濟自將以擊王承宗其無背朝廷可知也

濟果能率先奉職是濟之忠端公能佐之是端公之忠

說到亂極當治之時見機會尤不可不知此文章立意最高處

蔣註唐食貨志

憲宗用李絳議

以韓重華為振

六年元和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詰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治所序

武京西營田和
糴水陸運使振
武乃單于大都
護府故地後改
名振武重華後
名約豫甘露之
禍
楚輝云元和六
年四月以盧坦
為戶部侍郎判
度支會振武告
飢時薛謩為代
北水陸運使坦
以重華代謩也
假耕種諸本耕
種作種糧

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
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露之變置以下才幹之實所納賄曰贓又非理贓脫其桎梏
在足曰桎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
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孫弘傳為脫粟飯師古註脫粟而巳言不精鑿也說文米公
粟實也周禮地官舍人掌粟米之出入疏九穀六米者黍
稷稻粱苽大豆六者皆有米麻與小豆小麥三者無米然
則米六穀之實脫粟米者今謂玄米也精鑿而為白米中
古稱石者四以粟故斛者十萬石者當我四十萬苞不徵吏得去
罪死假耕種齒齒相次也謂年齒齒亦齡也以為齒平人有
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
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
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飢君

亡失四十萬斛
諸本斛下有者
字
服朱銀八大家
文鈔作服朱金
銀緋
庶幾所謂十大
家全集所作可
而兩得蔣注兩
得一作得兩
楚輝云此是大
經濟文字國家
供邊用最大欲
為省惜莫若興
屯田兵法取敵
一鍾當我二十

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
而種百頃當田百畝為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
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
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
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
殿中侍御史賜服朱銀魚服也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
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
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
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
為邊兵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傲人以車船自他
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斃牛馬蹄踵蹄人馬之

鍾屯田一石不
可當吾二十石
乎故先正文
恪亦有此議其
意似與退之畧
同
鹿門云覽此文
與歐食貨志相
參看始得肯綮
確士云五城一
長城二藉武城
三受降城四雲
中城五白羊城
西仲云轉運之
難其害不可以
一二數

之。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
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
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
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
憂。而。中。臺。尚。書。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
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
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
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開。營。田。之。法。而。行。之。前。此。已。有。成。效。則。八。年。冬。入。朝。所
奏。不。過。推。此。而。廣。之。可。以。卜。其。兵。農。兼。得。者。也。乃。大。臣
持。議。不。下。深。為。可。惜。公。於。篇。末。歸。美。天。子。又。引。中。臺。士

又云雖一時持
議未下將來未
必不行所以惜
之亦以慰之也

以為邊兵諸本兵作軍 自若從起白作向
大夫公論致不能盡用之意有君無臣隱然言外矣文
筆朴老猶近西京

西仲云按史元和六年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
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然則開屯之舉憲宗與李絳早有定謀矣賊罪吏所逋四十萬
斛想係歷年和糴欺隱之數追比無償所以轉運不給者強半坐此九百餘人使耕便近地以償逋當
有餘力即開營田之法而小試之者及課最有效遂請益募為屯為堡果歲省度支錢無算則八年冬
入朝所奏益開四千頃兵食交資亦不過推此而廣之可以朝行而夕效不待再計而決者也乃大臣
持其議不下非有他故時李絳屢以足疾辭位至九年春罷為禮部尚書無復中力贊之者故于序末
止言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絕不道及宰相一字暗寓有君無臣之意隨引中臺士大夫公論
逐段致贊謂不能盡其用所以深惜之也其筆力道健逼真西京矣

梅亭云前截叙
蔣註此元和十
二年作據史傳
詔殷侑副宗正
少卿李孝誠使
回鶻可汗驕甚
侑不為屈虜貴
其侑侑曰可汗
唐塔欲坐屈使
者拜乃可汗無
禮非使臣侑也
虜憚其言不敢
逼還遷虞部員
外郎其事皆與
序合惟年次稍
先後之是當以

送殷員外序殷侑陳州人素通經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
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
文武皇帝憲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
萬國惟回鶻隋書曰回鶻傳元魏時號高車部於唐最親奉
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符筆談古節如圭璋
龍虎之列皆擢將之英蕩是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
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
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自西魏五
笏以下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夏周禮
司馬之屬謂之諸子秦置中庶事詹事韓愈執蓋言曰殷
員漢因之晉以為諸東官隋分左右

序為正
梅亭云後截贊

西仲云萬里與
數百里相對看
外國與三省對
看
確士云三省中
書令尚書令侍
中之政事堂也
當宿曰入直二田云一篇生色從朱衣承命引脉而其根却自通經種下也西仲云照應完密尤見
結構精神鹿門云學班掾之文其謹嚴處如程不識李光弼之治兵同人云以通經為骨典謨風雅
兼有之何啻學班掾也

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失志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
直三省中書省尚書省門下省或曰中丁寧顧婢子語刺
刺音積多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
豈不真知輕重私事為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
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通知時事自然知輕重而總由於學有經術立言有體
○正使為宗正少卿李孝誠殷侑其副也是役侑以言
折可汗無禮虜憚其言可謂不辱君命

兼有之何啻學班掾也

蔣註洪慶善

送區冊序 音歐

區冊即區弘考其始末非也自元十七年冬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曰歲初吉當在明年正月矣

舟上下粹舟下有船字

楚釋云叙得窮荒險怪人物如見文有畫意如此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事物紀原史記商君傳曰鞅令邑聚為縣置令丞縣丞秦官也應劭漢官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也今以京朝官領其任者曰知縣丞又漢百官表曰縣有丞尉長安有四尉分左右是也蓋漢官也

夷面言語侏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莊子徐無鬼篇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躑足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

西仲云惟其有志有守如此所以能到窮處不比尋常賓客游從之士

遺外聲利集或粹宗遺上有若能二字

劉須溪云昌黎謫官時調信懷惋慷慨

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言其有志翳嘉林林也曰嘉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遺外聲利能之窮境定交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吉日也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處極窮之境而能不顧險阻以後輩禮定交世外真能遺外勢利求得於詩書仁義之說者也前鋪叙窮境鐫鏡造化筆筆有神

西仲云區生以南海人其到陽山實欲質其所學非若後世遊客之謁宰官全為干澤起見乃昌黎正當寂寞無聊之時而忽得之自然喜慰不已是篇提出窮字極寫其山川險阻官署荒涼令人驚懾淒愴所云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見得舉世熙熙壤壤往來不絕者皆有所為于其間而區生誓言相好特至窮邑而訪窮宦不顧險阻荒涼為難得耳

楚禪云純以議
論行敘事局面
却好然此路退
之尚未閑習故
先正亦有不甚
喜此文者具見
卓識

梅亭云首段借
從事薦舉叙石
生風槩前一層
與後文及激後
一層與後文正
映全神已動
武曹云勸之一
句伏下大夫日
二句

送石處士序事參拾名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
正者古命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禮記注居士道藝處
士也或云居士處
士皆學而不仕者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
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邨二
名瀍穀二水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
人與之錢則辭無故而與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
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
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漢土海東故若駟
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御者為之先後也若燭
照數計也而龜卜而古灼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

疊山曰如此設
譬喻作句法文
勢有頓挫有起
伏更有波瀾
以事免考宗免
作辭

梅亭云次段又
借從事之言安
頓石生撥轉前
段前云勸之仕
不應此云義請
委重何說之辭
及應前言之道
理一段此也揭
出仁勇是正應
強委重起重作

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
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承宗我師討之恆州名州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
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所歸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
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
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
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
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
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
入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
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
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

任梅亭云三段叙石生應聘書幣一到勿遽出門似與前勸仕不應相反不知乃正寫其仁勇處非前後作兩截人也

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或叙事或議論一路虛景而總結以相與有成所謂不以頌而以規

確士云與勸之仕不應相反非前後不相照管也韓公寄盧全詩原不滿於石溫二處士然溫處士立朝頗見風采又不得一例待之梅亭云末段借祖餞執爵之言賓主齊收祝規並舉將前一路虛景俱收入相與有成一句如群山萬壑赴荆門章法絕奇楚材云四祝詞一段緊一段確士云前一段祝後二段規以一語收之非此便無力迂齋云看前面大夫從事四轉反覆又看後面四轉祝辭有無限曲折變態愈轉愈佳中間一聯用三句譬喻意聯屬而語不重疊同人云不是以議論行叙

事正是以叙事行議論耳此法自韓而創然大較由史漢出而尤變動不測參差歷落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倪稼咸云先生才品之優任道之勇大夫許國之忠求賢之急皆從從事薦詞中寫出大夫與先生目前相得日後建功皆從祖餞者祝詞中寫出布置極變開後人無限法門

梅亭云首段以喻意立案賀怨俱全又云起句最切最妙此處得力以後便不費筆楚材云潘空作奇語起下一難一解多天下蔣註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名造字簡輿大雅五世孫敘事格
伯樂憑空作雜奇語一過冀北之野北方之州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鉄鉞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殺牧誓王左杖鉄鉞六

下或有於字
安能空起能作
得
梅亭云中段入
事暢發空辭意
正喻關映前點
叙處賀之意多
後發論處怨之
意多收應處賀
怨俱含
恃才能將註恃
或作懷
鹿門云援石生
見其能盡取無
留良也
楚材云為羅為

韜大柯斧重八
斤一名天鉞
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也
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
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漢書衛青傳拜大將軍於幕
軍旅無常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
居止云云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
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
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
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
業焉縉紳縉紳插也紳大帶也操笏者之東西行過是都者
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
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南面人主正位也將
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

媒字法新奇
西仲云應上遇
其良輒取之句
確士云一段暢
發空羣意正喻
關照
疊山云若是而
下了却前取譬
之意
又云夫南面而
下歸美烏公日
賀且惜多情動
人
梅亭云末段論
實事寫出可賀
可怨處一筆結

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
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
者奪之其何能無介揚子方言介特也物無於懷耶生
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
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夫南面以下至不可得也前所稱
耶後所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
之
是篇為正喻夾寫之祖蘇氏行文每從此出○造劾大
金吾李祐違詔進馬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
心動今膽落於溫御史矣造故矯矯有風裁者若石處
士其後無考未可以同論

醒通可歸宿。西仲云既作慰語收上求無治不可得句又作恨語收文為有力者奪之句
聖嘆云前憑空以冀北馬空起中憑空撰出無數人嗟怨後又憑空結以自已嗟怨俱是憑空文字
林次崖云此篇都不待說溫之賢只說溫生既取而東都之士遂空溫生之賢昭然可見文字有法度

辨註巨源嘗有
三刀夢益州一
箭取遼城之句
白樂天贈詩云
早聞一箭取遼
城以此詩遂知
名

梅亭云第一層
引二疏事立案
伏後議論之根
設供帳蔣本帳
作張注張或作

送楊少尹序

揚巨源新舊史無傳藝
文志云字景山借客格

昔疏廣受二子借古入作引漢書疏廣傳廣東海蘭陵人仕至太子太
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如此以年老一朝辭
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黃帝子累祖好遠遊死都
門外車數百兩道傍觀者多嘆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
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
前日事國子司業揚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
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

帳張音竹亮切
謂供具張設二
疏本傳可致

道傍觀者多考
傍此作路後作
邊範作路後同
編作邊後同
梅亭云第二層
接入少尹就其
能辭位歸鄉與
二疏同先作一
頓
又云第三層以
二疏事相合少
尹身上句句應
前

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時文公為正四遇病

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足
道傍觀者亦有嘆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
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時唐
工畫者多不可知世有作送揚少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
尹圖傳諸後世者否故文公為無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
然吾聞揚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
事物紀原周成王之命君陳東郊曰尹茲東土春秋之時
縣邑之長或曰尹漢京兆河南曰尹唐以州郡建府皆曰
尹索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
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
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揚
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杜祐通典唐貢士每歲仲冬郡
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史會屬

又云第四層又
以少尹事拍合
二疏身上前言
二疏所有或少
尹所無此二句
尹所有或二疏
所無迴環互映
皆無中生有法
以上作一段看
二田云加落莫
句醒眼
同人云只楊與
二疏不異二句
便了憑空撰出
不知楊侯去時
一段又轉出不

僚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
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
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
先生鄉之德俱高沒而可祭於社周禮二十五家為社
曰大社詩曰以社以方注社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
之有大功者配之白虎通社土也人非土不立故封土立
社示有土也書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前漢五行
志民私所自立社注二十五家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
共為社也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儲同人云只楊與二疏不異一句便了憑空撰出不知
楊侯去時一段又轉出不知二疏云云奇幻極矣要寫
楊與二疏之同反從未知其同不同以極寫其同此種
文心最有補於後學

知二疏云云奇
幻極矣要寫楊
與二疏之同反
從未知其同不
同以極寫其同
此種文心最有

前說二疏所有或少尹所無後說少尹所有或二疏所
無婉轉迴環無中生有○看破韓文勝人處只是翻空
若沾沾粘粘滯實說乃後人應酬文字而近代以此為得
體可怪也

補于後學了語翻作不了語最奇梅亭云第五層應前能歸其鄉即就鄉中想像出來正發明楊侯
賢處莫作餘波看聖嘆云畫七十老人却畫作童子時奇情妙筆又云送楊少尹序劈空忽請出
二疏又偷筆先寫自己病不能送便生出無數波瀾楚揮云退之諸序皆翻空弄奇毫無執泥如送
楊少尹作竟把二疏立論就說到少尹處亦只是說不知有無云云都屬揣摩口氣古韻絕倫唐荆
川云前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之鹿門云以二疏美少尹而專於虛
景簸弄故出沒變化不可捉摸古之所謂範無古之二字

梅亭云坊本向以為西平王晟次子李愿之弟然考其時非是自別有其人也或曰應必當時適同姓名而樂高隱者又云篇首從盤谷着筆與篇尾歌詞相配映又云首段實在題前託形容得志富貴之人如畫不加評斷而託之於命絕有

送李愿歸盤谷序 愿洮州臨潭人西平忠武王晟之子
 大行之陽有盤谷 大行山名在孟州濟源縣地 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 宅處幽僻 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 通篇述愿之辭 愿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 輔佐天子 號令出令其在外則樹旄旗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 其道古今之人而獎 入耳而不煩 微巧言 不取曲眷豐頰 頰曲而豐美 清聲而便體 體聲清而可聽 秀瀆聽 秀瀆聽 外而惠中 外貌秀而聰敏 飄輕裾翳長袖 裾飄然輕揚其後

含蓋楚樺云叙盤谷大槩極簡潔絕類水經註文字鹿門云兩或曰文多跌宕結胎在隱者一句楚樺云我知之矣此句是提綱直綰到我則行之所盤旋蔣注旋或作桓於廟朝粹朝作於天子粹天子

衣粉白黛綠者 面勻白粉黛列屋而間居 寵愛之姬不事女 妒寵而負恃 恃彼得寵愛此嫉妬之而爭妍而取憐美之貌 以取主大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間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 茹薇蕨之類甘美者可食 釣於水鮮可食 鮮魚蟹之屬新起居無時惟 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 不聞世之治亂 大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 欲 不行口將言而囁嚅 欲言不處穢汚而不羞觸刑辟而誅

作主上
梅亭云中段形容隱居肥遯之人如畫即隱者盤旋贊像也
西仲云自窮居而野處句至此言不得志者之事自我行之不待再計而決而間處粹宗間作野
以自潔粹以作而
適之安粹之作所

戮微律一作倭於萬一老死而後著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浴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鬼神其居呵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徜徉猶徘徊
不下斷語間間成文又是一格○西平之子李愬之兄亦名愿史言其以荒侈敗結納權近與篇中所述正復相反明非一人矣應必當時適同姓名而樂於高隱者公又有和盧郎中送盤谷子詩序作於貞元十七年西

林希元云只以一句收盡一篇意都無許多辭

平子方官朝列詩和於元和七年西平子正擁節旌更非棄官高蹈者可知蔡尚書聞之之言云然附錄於此

說所謂片言有萬鈞之勢鹿門云結有神力有含蓄確士云文吐詞帶六朝氣習非公疎宕本色深於文者辨之疊山云人之賢不肖當有定論却不斷然止用何如二字敲問一句冷雋有味坊本言與上文兩樣人較孰賢孰不肖反駁板滯不靈可以稼粹作維子之稼且食兮集或粹宗且作則謝立夫云歐陽公稱此文為唐文第一蘇長公亦云且教退之獨步讀者宜細參之不當於字句間揣測其妙也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次崖云凡送隱者必左仕者便缺平生此作盛稱隱者又不說低了仕者議論平正且曲盡世故人情其間又多格言寔名世之文非苟作者鹿門云通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此又別是一格而其造語形容處則又鑄六代之長技矣西仲云李愿歸盤谷似高隱者以文送之當痛發其人之抱道不仕然後叙其歸隱之樂方見得高處此篇只間間寫出盤谷之地可隱落下李愿居之即借愿之言滔滔汨汨弄成一篇大文若不知李愿為何許人者人止羨其造格之奇而不知良工之心於是有獨苦也按李愿為西平王晟之子左僕射愬之兄曾為武寧節度使以罪去職不但非抱道不仕真面目即歸隱之樂亦未必遂其本懷所謂大丈夫之言或出於愿或不出於愿俱未可知細思此等題目不得這般作法便有

許多礙手處未只用聞言壯之四字結過就趁勢選出歌來真蜻蜓點水妙手玩歌中無不足句暗寓
知足不辱良規當於言外求之 梅亭云首尾贊盤谷中幅作述言體愿之言起聞其言結愿之言曰
為之歌曰亦前後關映中列三段只間間敘述不加斷制軒輊分明而愿品之高並見在公之文中又
是一格也

梅亭云前半乃公之自立處從孔子起以孟子為宗西仲云學所以不能得其宗之勢又云教所以不能傳其宗之勢又云再傳三傳

送王頃序 送王題格本集作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字卜商其後有田子方莊子有田子方篇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荀子非十二子篇無置雖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蓄一國不能獨察是聖人之

而去其宗愈遠雖有書不足觀也 楚釋云如此起論是文家極占地位處句字之文不戰而屈矣又云史記子弓作子弘漢書作子弓又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弓傳授之序與此不同俟攷以所能序說上有其宗子思之學序說

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又曰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漢書子弓作子弘授子弓云云子庸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漢書子思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行字韓子思之學蓋出曾子文公據王劭及孔叢子等余別有考韓子思之傳得其宗故吾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頃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浴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揚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潢港水分流也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頃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

子而有而宗

蓋出曾子序說

無蓋字曾上有

於宗

梅亭云從半是

公之引入處既

許其知道即勉

以進學

又云以道字為

得其船與檝同知浴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李厚菴云此韓子之文醇乎醇者也前無所承而斷置

分明如此亦頗采揚雄之意揚子法言古者揚墨塞路

然揚不能如此條暢故原道譏雄語焉不詳洵然

學以孟子為歸而孟子得統於孔子曾思孟正傳歷歷

指出此昌黎見道親切處公以前無持此論者

主腦以知道為眼目以孔子為發源以孟子為三宗兩心相印迎幾而導之聖人之道探道下有者

字下觀聖人之道同楚釋云總只謂世原本未真許王生又云一結冷語不盡荆川云此是立

主意之文而緊要全在好舉孟子之所道者一句鹿門云通以孟子作主是退之立自己門戶故其

文有雄視一世氣西仲云讀聖人之書所以學聖人之道然必審其所從入之途而後得其為學之

正唐時孟子與荀揚老莊諸子並行無甚軒輊此因王墳知讀孟子故層層發出孟子所傳之正從曾

子子思一派得來蓋即其所能者勉之也

梅亭云首段忽

從醉鄉起論以

不得志於世又

不得聖人而師

之兩層感慨頓

挫奇絕

西仲云醉鄉記

內原有阮嗣宗

陶淵明等十數

人沒身不返之

語因取其詩讀

之乃知借酒自

遣其不遇之懷

送王秀才序名合王績之

吾少時讀醉鄉記唐書王績傳績字元功絳州龍門人

解去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武德初以前官

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答曰良

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著

醉鄉記文仲子世系王績為王通第三弟大業中舉孝廉

性潔清云云王含即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

績子孫也樊氏紀云客中阮籍字嗣宗竹林之陶潛

言豈誠肯於味耶及讀阮籍晉人也能為青白眼陶潛

陶潛字淵明稱靖節無得於聖人之道則心未免不平

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

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箪論語子曰賢哉回曾參歌聲

若出金石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

不可及於其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酒之託而昏冥之逃

纂唐宋大家文精注 卷四 鳳文館藏

世遺文作議論 後所謂悲醉鄉 之文辭也 西仲云既於世 無累宜超然自 得不宜有所他 戀 武曹云又引顏 曾二人以壓倒 醉鄉 鹿門云推上本 宜一層占地位 文益洵湧

耶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年德宗初天子嗣位 有意貞觀年太宗開元年玄宗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 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 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 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 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借醉鄉點染中將阮陶顏曾校量一番見得聖人為師 其心自平必不以不遇為悲也此行文最占地步處離 迷變滅一片雲煙

顏氏子鍵子作之於其外集或鍵於其作其於以為悲醉鄉之徒範無以字編無為字鍵徒下有 之字在廷之臣鍵廷上有朝字梅亭云後卒承上文輔入秀才身文妙有關情鹿門云昔人以 不用入醉鄉今與之飲酒有無限意迴瀾云美其先世忠誼悲其不遇聖人至末不脫醉鄉尤見情

詞之諷詠 鹿門云轉掉如弄蛇如興雲揔不遇之感借酒上簸弄 疊山云只從醉鄉三字得意變 化成一篇議論下字景狀此文公最巧處凡作論可為法 林次崖云味此序之意必王含無一可稱 述姑就其祖醉鄉記上生出一篇議論乃是無中生有文字超偉奇絕可愛

梅亭云首段借 前書見復為今 贈作引 將註公貞元十 八年上于頔書 故云愈嘗以書 自通於于公此 序十九年作也

送許郢州序 郢州今安陸府許名志雍時于頔節制 山南東道斂民方急韓公於送志雍時 序以規之 牽合格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 于頔字允元為襄陽大都督累遷 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 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與 公書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 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

二田云文莫便於有因送許意在諷于恰得前書為之因也

西仲云喜猶幸也有所矜即相遇亦不能相託及不如不相遇猶可求之未得其人藉口故為幸也竟剛奇可笑喜不相遇宗喜作恒範無喜字二田云就前言見是加一番吟誦止為後言激

後進之士負天下前與于棄賜書大意之望者為之後焉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下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時之材蔣本作不世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使君同輩相稱之語三國志曹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又使君曰使君古樂府使君從南方郡國恂曰使君建節衛命以臨四方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因于公刺意賦稅故不安其官觀察使

發不時之林集或宗時作世梅亭云中段規于公也西仲云自同自異二句一篇之綱

又云樂善有自同之意其所成者大君與國實賴之不但自為計也其前之言蔣注其當作某二田云皆然也

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燕燕同宴也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送郢州則郢州是主于公是賓然借郢州以規于公重斂又于公是主郢州是賓矣末段仍規郢州却隱然帶

評唐史家文粹卷四 鳳文館藏

著于公作法之妙不可思議

逸甚 梅亭云末段規 郢州也 孫鑛云先譽後諷得諫納之體 壘山云末又勸許公寬其縣其議論始公平辭意始圓備 二田云因送郢州進諷觀察却因前言以進今言至其諷州恤縣又即因初於府觸處乘便由其善因 壘山云于頔為觀察使性貪而政苛取財賦于州縣者急甚刺史縣令不可為故退之作此以諷于頔 文有權衡有針艾當與贈崔復州序參觀 楚樞云按唐書于公多刻退之文多托之以諷 荆川云 此文作二篇後總較規字扯于公在內 西仲云郢州今安陸府許君或註名仲輿或作志雍時觀察 使于頔急賦歛與所屬之州其情未必相通篇中以成于自同敗于自異二句作骨謂事上臨下情以 相通為贊

梅亭云第一層 作窟是開 丈夫官範丈上

贈崔復州序 復州今湖北之沔陽州○崔復州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

有大宗 西仲云有許多 得意處先說其 榮 二田云榮字甚 淺只要喚起難 宗 西仲云官民之 間其勢不能無 蔽 鄉閭之吏集或 宗間作里 西仲云事上臨 下之間又有不 聞不宣而民坐 受其累于無窮

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欲論刺史之難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先說刺史之榮能自直於鄉閭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繇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也事上之責所以難為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之蘇息復州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于是乎言

鳳文館藏 二十

者。梅亭云第二層作主是合。疊山云此一段非知田里小民之疾苦者不能

極言民窮斂急見刺史之難為後轉到崔君之仁又遇于公之賢則難者不難而復人可蒙其休澤矣篇中有頌頌美也美盛德之形容又宗廟樂歌也無規而規即寓頌中與送許郢州作意同而作法又別

言梅亭云榮難雙收規頌兼至二田云以難字壓落榮宗同人云章法爽朗用意甚深錢豐寰云用意布勢構句俱屬巧匠真是怪怪奇奇鞭風霆而走龍蛇者邪次崖云詞簡意盡而語尤工介軒云以榮與難二意立柱前則分寫後則雙收理直而詞切凡為刺史者當以此序為龜鑑疊山云觀察使賦斂苛急則為刺史者見其榮觀察使賦斂寬緩則為刺史者見其榮而不見其難以此諷諫于公最切鹿門云此與送許郢州序同意而規諷于公處最含蓄梅亭云此與送許郢州皆對于公以民窮斂急立論然用意同而作法別正可互參

梅亭云首段提鳴二由物述到入言乃無文之聲此層淺尚是偏提不平二字對東野拈出伏末一段議論同人云本三疊文字于水一條獨帶三句便變梅亭云次段提善鳴由樂與時述到文辭乃人言之精者此層深方是正提疊山云已上言

送孟東野序

時郊為江南溧陽尉東野名郊湖州人卒諡貞曜先生立題格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多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斂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

人之有言非無
故自言皆有使
之者猶人假八
音以為樂也
聖嘆云突然說
天時
西仲云已上言
四時有聲皆天
所假以起下文
天假文詞正意
晦菴云上文已
再言擇其善鳴
者而假之鳴矣
此又言入聲之
精者為言而文
辭又其精者故

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汝書舜典帝曰夔命弗能以文辭鳴五
又自假於韶舜典鳳來儀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五
之歌大康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
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
大禹之戒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
以作歌
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
夫子為木鐸論語八木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
唐之辭大言也指莊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屈原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名孟軻字子輿著荀卿荀卿名
而為卿以道鳴者也揚朱墨翟管夷吾管仲相桓晏嬰字
仲相景公著老聃字伯申不害相以黃老刑名之學韓
非韓諸公著善刑名法慎到韓大夫善刑名田駢齊人
術之學著韓非子

尤擇其善鳴者
而假之鳴又字
尤字正是關鍵
血脉首尾相應
處
梅亭云三段以
六經聖言為善
鳴之祖
疊山云夔弗能
云云不攬此一
句無錯綜
李性學云此序
以一鳴字發出
許多議論自周
禮梓人為箛簾
來

談天鄒衍燕人論尸佼魯人為商鞅孫武齊人兵書十三篇著
張儀魏人散六國從蘇秦洛陽人說六國之相印之屬皆以其術
鳴秦之興李斯逐相秦上書鳴之漢之時司馬遷著史相如子
虛上林揚雄言諸太女法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
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
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
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
天下朝唐陳子昂人中獨數玉梓州何等識蘇源明字弱夫載唐元結
山字次李白字太白稱青蓮杜甫字子美集李觀字元賓為
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
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古謂三代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

梅亭云四段以百家文辭為善鳴之標

疊山云以荀與孟非其倫臧孫辰何人亦未見其有道云云豈可謂之以道鳴此文公學問偏駁處

梅亭云五段舉魏晉以下作一抑正以蹴起本朝

次崖云此段如江河之有巨隄

得此一障否則傾瀉無收拾矣梅亭云六段接入有唐舉善鳴之數人陪出東野落到正面西仲云其無懈筆處可追唐虞三代文詞其他佳處純乎其為漢氏二田云解字對不平下梅亭云末段又牽同學二人陪說提唱天字進以順命安適之學暗對不平收善鳴全篇歸宿疊山云此篇凡六百二十餘字鳴字四十讀者不覺其煩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峰疊巒如驚濤怒浪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又其精析精下有者字假以鳴析假下有之字荒唐之辭鳴妙鳴下有於楚二字就其善考範無善字西仲云按昌黎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強吞之傍有一人拊掌而笑覺後胸中如有物下咽自是文章日麗後見孟郊乃夢中傍笑者是兩人文詞皆本天授為最得意之友而是篇為最得意之文也其大意以為千古文章雖出於人却都是天之現身不過借人聲口發出猶人之作樂借樂器而傳非樂器自能傳也故凡之有言皆非無故而言其胸中必有不能已者這不能已便是不得其平為天所假處篇中自物聲說到入言從入言說到文辭從歷代說到唐總以天假善鳴一語作骨梅亭云以善鳴二字作眼目以天字作主腦蓋鳴之善與不善及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或窮其身以鳴不幸之感皆命于天也解之以奚喜奚悲而東野不平之鳴可釋然矣前人單摘鳴字為骨或兼舉善鳴為主俱未中肯緊處

李翱李翱字東野張籍張籍字文昌二其尤也二子者之鳴

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

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

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

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從物聲說到人聲從人聲說到文辭從上古之文辭歷

數以下說到有唐然後轉落東野位置秩然而出以離

奇恂恂謂變化難狀也使讀者河漢其言其實法律謹嚴無踰

此文也○通篇表其文辭末以所性分定解其中懷抑鬱此竿頭更進非餘波游衍可比外間但賞其連用四十鳴字猶皮相也

得此一障否則傾瀉無收拾矣梅亭云六段接入有唐舉善鳴之數人陪出東野落到正面西仲

云其無懈筆處可追唐虞三代文詞其他佳處純乎其為漢氏二田云解字對不平下梅亭云末

段又牽同學二人陪說提唱天字進以順命安適之學暗對不平收善鳴全篇歸宿疊山云此篇凡

六百二十餘字鳴字四十讀者不覺其煩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

如層峰疊巒如驚濤怒浪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又其精析精下有者字假以鳴析假下有

之字荒唐之辭鳴妙鳴下有於楚二字就其善考範無善字西仲云按昌黎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強吞之傍有一人拊掌而笑覺後胸中如有物下咽自是文章

日麗後見孟郊乃夢中傍笑者是兩人文詞皆本天授為最得意之友而是篇為最得意之文也其大

意以為千古文章雖出於人却都是天之現身不過借人聲口發出猶人之作樂借樂器而傳非樂器

自能傳也故凡之有言皆非無故而言其胸中必有不能已者這不能已便是不得其平為天所假處

篇中自物聲說到入言從入言說到文辭從歷代說到唐總以天假善鳴一語作骨梅亭云以善鳴二字作眼目以天字作主腦蓋鳴之善與不善及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或窮其身以

鳴不幸之感皆命于天也解之以奚喜奚悲而東野不平之鳴可釋然矣前人單摘鳴字為骨或兼舉

善鳴為主俱未中肯緊處

鳳文館藏

梅亭云以河北風土立論根一

層

楚揮云元然而起以土風立論

奇

聖嘆云極寫董

生

梅亭云以古所稱常必有合二

層

又云今或異古

恐未能合三層

又云勉董生諷

燕趙結明本旨

四層

送董邵南序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短格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

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宜行

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疆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

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

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

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去燕後不忘故國此言外意

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荆軻於觀津號望諸君及高不

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漸離日飲酒酣歌于市為

儲同人云河北自安史以後習於僭亂公送董邵南因

稱古燕趙之士之美而今恐不同風俗與化移易所以

吾因之考宗範之作子

梅亭云本不喜

董生河北去若

作阻詞則留行

非送行矣文從

燕趙風土發出

一段激昂獨義性情借以規董即藉以諷河北反若重賴此行接引以論其歸順之意

恰好是送行字不獨憑乎今古感慨有神 聖嘆云結句字字花字字火字字淚字字血 西仲云提出

明天子在上五字名義凜然 正域云妙在轉折言在言外 鹿門云文僅百餘字而感慨古今若與

燕趙豪雋之士相為叱咤嗚咽其間一涕一嘆其味不窮昌黎序文當屬第一首

送齊暉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

梅亭云首段原

古立案暢發公

無私三字與下

段作一正一反

評唐史分家之精詳 卷四 鳳文館藏

之局 孫鑛云激切慷
爽可以吐齊生
不平之氣
梅亭云次段翻
轉上段描寫避
嫌情狀以盡不
公不古之態即
以刺有司者托
齊生
難

蔣注引左傳云
襄公三年祁奚
請老晉侯問嗣

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
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
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
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讐舉子之事
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
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眾之所同好焉矯
而黜之乃公也眾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
有違心之行有拂志之言有內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
有司也膚受之訴論語顏淵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朱註膚受謂
飢膚所受利害切身膚受之愬愬己之冤也愬冤者急迫
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齊氏曰膚受芒刺
痛痒立見故激以切己利
害之言曰膚受之愬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

焉稱解狐其讎
也將立之而卒
又問焉曰午也
可於是羊舌職
死矣晉侯曰孰
可以代之對曰
赤也可也於是
祁午為中軍尉
羊舌赤佐之
楚釋云詞足以
發難言之情
梅亭云三段推
究病源傷心世
道
又云四段即以
贊美齊生收轉

烏虜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
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
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
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
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
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論語子路善人為邦百
年亦可勝殘去殺不可得而
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
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論語八佾起
予者商也齊生之兄為時
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
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
哉我將利吾器論語衛靈公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

纂書宋大家文精注 卷四 二十五 鳳文館藏

前文感慨唱嘆 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眾矣亦莫

都化煙雲 楚禪云過接特 便甚 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

同人云齊生以 避嫌見枉故此 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

序極言避嫌之 非古末又說齊 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生之不忍其枉 送齊生下第故力言避嫌之私其實唐代取人不盡然

以歸美齊生結 也文之輕快流美最利舉業而於韓文中為平調

取捨于其人可 也于其勢而取之私也于其勢可嫌而故舍之私也公之論精矣然舍之私尚猶愈於

取之私 楚禪云通以古道立論及反覆語意自相終始 荆川云大邕已嫉時之論而入齊生纔

數語只看他操縱如意處

蔣註公時為四 門博士作後有 遊云昔在四門 館晨有僧來謁 謂僧當少安草 序頗排訐蓋謂 之也

梅亭云首段虛 引聖人之道四 字已含起後文 乃全篇關鍵 同人云起勢係 梅亭云次段言 文暢雖在浮屠 之門有志聖人

人固有需名而墨行及為其行者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

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

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

狄則進之揚子法言修身篇或問人倚孔子之牆絃鄭衛

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縉紳同先生以求

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

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

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

送浮屠文暢師序

陀楚夏并譯為覺 合稱佛也反題格

文苑彙傳佛教一曰浮屠經梵語 佛陀或云浮屠或云母馱或云沒

指浮屠中好文章者

指浮屠中好文章者

指浮屠中好文章者

指浮屠中好文章者

指浮屠中好文章者

指浮屠中好文章者

指浮屠中好文章者

指浮屠中好文章者

指浮屠中好文章者

指浮屠中好文章者

指浮屠中好文章者

指浮屠中好文章者

之道所謂墨名
儒行正宜迎機
而引導之扶翼
世道誘進苦心
一時俱見
武曹云就喜文
章引到慕聖人
之道
梅亭云三段乃
所謂以聖人之
道告之者儲云
括原道一篇而
語更道練可悟
文家伸縮之法
沈云原道篇古
無聖人之類

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
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美文物事為
之盛誘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
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唐虞夏二帝三王
之行所仰觀俯察者也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
之所以流而語之不治者也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
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
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
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
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

滅久矣云云此
約以弱之肉強
之食六字尤使
人驚心動目也
武曹云此二帝
三王之道所謂
君臣父子之懿
文物事為之盛
也
聖嘆云問得辣
喝得倒說聖人
處詳說浮屠處
甚畧以為不足說
也
梅亭云末段收
轉將文暢與贈

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
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
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
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
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
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厚托
翰請文也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將眾人投贈之文撤擊同除開引入聖人之道以下約
原道之旨成文而語更道鍊如原道篇古無聖人人之
類滅久矣云云此約以弱之肉彊之食六字尤使人驚
心動目也末收束前文一絲不走

文暢者層層縮結章法完整楚揮云此等文是退之表裏六經處然其意已盡發於原道一書故詞句不無雷同次崖云此篇因其所明通其所蔽其法得于孟子所言皆聖賢道理文字又佳董仲舒以後無人說到此者唐荆川云開闔圓轉真如走盤之珠此天地間有數文字通篇一直說而前後照應在其中鹿門云高在命意故迥出諸家而闔關頓挫不失尺寸陶石簣云昌黎一生關浮屠此又欲為浮屠作文字最是不便措筆看他起手兩行便為文暢出脫便為自己留地此處得力下自不犯手梅亭云聖人之道四字一篇主腦緣文暢喜文章公即就眾人投贈之文章撇開引入聖人之道最是文字中斬關妙處扶持世教開明人心仍是韓公原道與關佛本旨

事為之盛其心健妙事為作禮樂心下有必字星辰之行健妙範行上有所以二字

送高閑上人序

高僧傳閑為程人克精書字宜宗嘗召入以草聖對御遂賜紫衣後歸湖

梅亭云開首立論機應于心對浮屠氏寂滅之教又云堯舜一段實中實位雜言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發。主。發。謂。之。機。大。學。其。機。如。此。注。應。於。心。不。挫。於。氣。外。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之妙在不倫

黃震云借事形容曲盡文字之妙

林希元云此以堯舜治天下與其放蕩不羈何如耶

梅亭云張旭一段正實有動于心緊粘在草書上所謂機應于心也有入正意與後浮屠淡泊作反照

作反照

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柳庖丁

治牛。莊子養生主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莫不中音

合。桑。林。之。舞。巧。中。經。首。之。會。文。師。曠。治。音。聲。公。時。人。知。音。

者。也。孟。子。師。曠。之。聰。不。此。乎。師。曠。治。音。聲。公。時。人。知。音。

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扁。鵲。治。病。國。時。人。善。醫。天。下。言。人。六。

鵲。也。扁。鵲。之。於。九。空。九。箇。在。手。求。軍。望。之。楚。免。於。難。秋。之。

於。奕。通。國。之。善。奕。者。也。伯。倫。之。於。酒。倫。著。酒。德。頌。樂。之。終。

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濟。也。嘗。其。

截。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張。旭。字。伯。高。醉。後。以。頭。濡。墨。而。

顛。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

無。聊。謂。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

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

動於心範心上 有其宗 二田云高閑善

草書憑空拿定 機應於心對針 淡泊遺世 又云不遽入草

書陪筆緩入 梅亭云閑之一 段入主票從淡

泊無心迎機擊 斷仍帶張旭陪 說正是針破高

閑處 確士云為浮屠 氏說法故言及

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

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

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

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幻術眩惑多技能閑如通

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汪洋恣肆善學莊子之文亦可謂文中之顛矣

此若為儒者夏須去其利欲得喪乃可入道 西仲云已上言閑學旭草書徒逐其跡無益 鹿門云 其用意本莊子而其行文造語叙述處亦大類莊子 梅亭云釋氏以寂滅為宗而張旭以草書著名全 在得其心上故借閑之善書引入用心有為以破其寂滅之說仍是闢佛本旨

送廖道士序 賈珠格

年自陽山徙掾 五岳恒山南岳衡山 中岳嵩山 北岳於中州 衡山最遠南方之

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 獨衡為宗 最遠而獨為宗 其神

必靈 衡之南八九百里 地益高山益峻 水清而益駛 其最

高而橫絕南北者 嶺桂陽縣之為州 在嶺之上 測其

高下得三之二焉 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 窮氣之所窮 盛

評唐史文辭之精詳 卷四 鳳文館

層。又云合南方諸山言是第二層。又云單就衡山之南言是第三層。又云從衡山轉入郴州是第四層。於是焉窮於焉作采。蜿蜒扶輿集或蜒作壇。梅亭云次從生。物說到生人仍在空濶處作宕。而不過必。蛇壇。屈扶輿。磅礪。神既靈而擲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蛇。蜒。扶。輿。磅。礪。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晶。之。類。鍾。乳。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擲。人。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來。龍。過。脉。結。穴。去。路。井。井。有。條。而。後。半。出。沒。變。化。使。人。

跌。西仲云轉入生

目眩韓文中絕奇之作。

物是第五層。又云轉入生人是第六層。又云轉入有用於世是第七層。結穴在此。梅亭云末借善知人別引出訪人意言外見山川人物所鍾恐道一流不足以當之也立意仍在空濶處飄渺無礙。確士云後果有濂溪周子生於其地。吾又未集或宗吾上有而字。鹿門云文體如貫珠只此一篇開永叔門戶。楚禪云文勢峭刻寫得冥冥杳杳忽忽悠悠絕妙文字。孫鑛云字精銳勢極濼洄故語不多而趣味無盡。梅亭云首從衡彬發論來龍也次從生物引出生人過脈也迷惑溺沒於佛老一句主筆也善知人以後去路也章法井井有條而筆意出沒變化宛如游龍。

楚禪云文頗近質然卓犖有致。度。楊慎云韓公本色如此。馬總字會元扶

鄆州谿堂詩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

纂書下大家文精注 卷四 三十一 鳳文館

風馬伏波之裔 穆宗紀 鄆曹濮 等州節度賜號 天平軍從馬總 奏也 確士云王弁殺 觀察使王遂幽 州朱克融因節 度使張弘靖鎮 將王庭湊殺節 度田弘正魏博 節度田正殺史 憲成自稱留後 徐將王智興逐 帥崔羣

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眾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搏心同專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相扇動也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置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抵。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推髓。擊剝去肌膚推髓也公於此時能安立。一空也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張目貌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其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眾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

置水之置考宗 作制 乃教之乃考作 及

一。以為赤子。康誥如保赤子。一變化不測。龍蛇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乃教之行。眾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眾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也。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眾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纍一作繫。說文。纍。繫也。綴得理也。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躋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壻州也。九有葉有年。有荒不條。諸侯子孫有世世不亡然遭荒亂散

居四方葉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

來尸也。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

食。孰吟孰歎。孰寬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蠱。節根之螟。食

日螟食根也。羊狼貪。項羽本紀。狼以口覆城吹之。喚之

摩手拊之。箴之石之。石箴同。膊而磔之。膊去衣也。磔。凡公

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

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

其鼓駭駭也。疾擊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

既歌以舞。其鼓考考也。擊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

經。詠也。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賞芘。賞。蘋同。羊。類

孰吟之吟集或宗作呻

左傳龍人囚盧蒲就魁殺而膊

之城上註膊謂去衣曝之

周官注疾雷擊鼓曰駭

詩唐風子有鐘鼓弗鼓弗考註

考擊也

英云麻本音林叶甸于切音虛

南子注菰生水上也。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

數遺此邦是麻。叙事夾議論。字字鏤心。雕肝而出。詩亦占峭。不受李杜束縛。宜皇甫持正豎降旗。歎為無人能及也。

荆潭唱和詩序

蔣註此謂裴均揚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均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為荆南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愈既受而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僕射

評唐文苑英華卷四 鳳文館藏

節度使馮十八 年九月為湖南 觀察使荆即荆 南潭即湖南也 公以承貞元年 佐均為江陵法 曹

楚釋云個中人 纔能說個中景 荆川云此與盛 山詩序本敘事 只略用數句議 論

於公書以為荆潭倡和詩序 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

里德刑之政並勸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 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倡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 里閣韋帶布衣憔悴專壹之士無秩祿者以一技較其毫 一藝為專壹之士釐分寸鏗鏘金石幽渺發金石幽渺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 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 於公書以為荆潭倡和詩序

酒重與細論文終有別也以此美裴楊二公見性能好 之合燕許杜陵為一手矣時昌黎為江陵府法曹參軍 序長官詩如此立論乃為得體

酬和詩集或粹和作唱 而卒業集或粹而作以 音淡薄編薄作泊 政並勸諸本勸作勤 施之 樂章編之作諸

卷四 三十三 鳳文館藏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四終

蔣註按記謂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

獲事河東公言

裴均時節度荆南也後五年始

立石則元和五

年也○如此文

極高古正集偶

爾逸之非有所

取舍也

西仲云將相五

人四字是一篇

眼目以同時二

字作線河東公

之言止此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五

韓愈退之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日本

高塘梅亭

增評

石川鴻齋

校註

河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事物紀原漢公府

與順宗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負觀開

元之烈羣臣惕慄也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

齒也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

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五

楚樞云按下文所記實為宰相者三人裴顧朱為真相故特著其官職戎馬之盛則此處宜有將宗
盧公邁字子玄范陽人
鄭公餘慶字居業滎陽人
趙公宗儒字秉文鄧州人
顧公少連字夷仲蘇州人
帥南荆考南荆

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事物紀原漢高祖欲易太子呂后用留侯計迎四皓以定太子賓客之名始起於此唐顯慶元年以于志寧等為太子賓客遂以名官定置四人蓋取法於四皓榮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

作荆南慶且至且疑當作具

確士云若無此空際數語恐近於板此工於布置者
元和三年四月均自荆南召為右僕射是歲九月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漢南謂漢水之南
西仲云若今人必作諱均矣不

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我公愿潔其為人愿謹也潔白也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於家蔣本作宗事修於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南荆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槐三公位也周禮元秋官面元化也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

纂唐史文粹卷五 鳳文館藏

知生曰名死曰諱孟子諱名不諱姓亦為死後而言今人傳訛如此豈不可笑鹿門云烟波感慨甚曲折

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衙參也又古者軍行有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為衙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四番叙述而不見其冗轉見其勁是大手筆○五人錯綜叙次而主意全在河東公却又不顯露痕迹故妙

蔣註退之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字首尾叙其不一到為歎而終之曰其江山

新修滕王閣記

唐高祖子元嬰為洪州刺史置此閣時封滕王故曰滕王閣咸亨二年閏伯嶼為洪州牧大宴于此宿命其婿為序以誇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勃在席最少受之不辭云云勃字子安其序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云云

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蓋敘事之外所以寄吾不盡之意側聞江南多游觀集或側作則游作臨粹游觀作登臨獨為第一粹無西仲云兩不能遊全為下文無因而至作觀筆楚釋云此言先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瑰瓌同絕特之稱及得三王王勃序王緒賦今太原王公為從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係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元和時也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名仲舒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罷行之法也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

公後私不以遊覽雜受命之重尤得事大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饗餼然後請觀乃從下門入意亦相似
蔣註太原王公即仲舒也舊史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
數日之間蔣註

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洽也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椽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甄也甄級也燒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漢書註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嘆竊喜載名其上詞

日一作月以衆飲而粹而下有賞焉二字梅亭云末段就己承命上收應通篇虛映閣境仍是前頌德政若平實叙去便

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為公賦之
總以未得造觀生情作態此記體中別行一路法也末段意言俱不盡讀者徘徊賞之
餘韻但使人不覺便自情致無窮確士云古人文何嘗廢稱頌應酬但使人不覺耳成俗筆鹿門云通篇不及滕王閣中情事而止以生平感慨作波瀾宛而宕

梅亭云首段叙亭緣起先將邱谷池洞總挈數語若網在綱下文逐項命名方有統攝

燕喜亭記王弘中名仲舒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荒邱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輦也糞壤燔榴鬻榴其鬻却

宜... 卷五... 官... 賦...

詩傳木立死曰
 稍自斃曰斃
 或曰草木藤蔓
 所蔽曰翳
 窪汙下老子窪
 則盈
 元慧游粹慧下
 有者字
 燔樞粹燔作焚
 梅亭云中段申
 前出者陷者等
 項用釋文體志
 諸名義皆一亭
 所攬也
 荆川云請名至
 此數段奇在用

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張口成谷。窪者為池。
 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
 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
 之。其邱曰。埃德之邱。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其石
 谷曰。謙受之谷。書大禹謨。瀑曰。振鷺之瀑。詩周頌有振鷺
 之語。容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
 之瀑。大雅假樂篇。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
 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
 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
 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魯頌閟。於是州民之老聞
 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

爾雅釋文體

蔣注韓文以頌
 字為衍
 梅亭云後托州
 民之口申前叙
 來觀之意引後
 樂山水之文
 又云末段從上
 山水二字生根
 蹴波瀾作觀此
 文家中宣滌
 之法
 凡天作編凡作
 非涉浙滿宗
 浙作浙注音錫
 刻石以記起記

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
 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
 田入商洛。涉浙滿。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
 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榔踰嶺。猿狄狄黑所家。
 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東賦瑰異之觀。宜其於山水。飲
 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論語雍也。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
 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易漸上九鴻漸于於天朝也。不遠
 矣。遂刻石以記。
 以途中所經山水。拉雜牽連成文。正借以形仁知之德
 也。文章平中求奇。每在此處。得此一段。通體俱添精采。

下有之字 梅亭云前段叙亭所由成中段叙亭所由名筆端怡雅不滌俗塵後段橫空別起峰巒如
風雨驟至更令通體增勝 鹿門云淋漓指畫之態是得記文正體而結局處特高歐公文大畧有得
於此

藍田縣丞廳壁記 叙事拾

梅亭云首段寫丞不可否事不得施用之情景西仲云言丞所職者大非主簿尉可比○此國家設丞初意樓昉云叙事如畫惟班馬有此楚釋云登不肖語也前漢聲

丞之職事物紀原商君傳曰鞅令邑聚為縣置令丞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也今以京朝官領其任者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後漢始有主簿之號諸郡置之即今錄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也徐漢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不可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

警說文不肖人也諺數慢謂諺語之所舉計者以丞為慢之最且至以相警警也 在唐時故有此諺東語亦極感慨含蓄有味 西仲云以上統論天下縣丞不能有為 梅亭云次段入崔君始至一喟 應前段赴三句 首欲大丞之職

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警警警毀也警不肖人也丞之設豈端也正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深博作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出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漢初置廷尉左右評魏置直日評隋煬帝始日評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責致責作職不得施用又喟曰也大息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拚去拚藥同水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貌獨立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朽不可讀斯立易楸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泔泔水聲循除鳴斯立痛掃澆對樹二松日哦吟也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也既噤一明應
前段不可不事
以下一躡之故

未寫出從容無悶意最占身分○斯立貞元四年進士
六年中博學宏詞科未嘗屈也屈字疑出字之誤

跡矣足塞責考宗責作職西仲云噤字妙猶當寒而目自閉也枿斬伐也牙角氣概也崖岸胸中
城府也故跡與上文例字相應梅亭云後段入廳壁記前任名氏皆躡故跡之人也又從廳上綴寫
一段鹿門云淡宕奇詭荆川云此但說斯立不得盡職更不說起記壁之意亦變調也

西仲云昌黎不便說丞當問邑事又不便說崔君不當為丞只痛發丞之職例不得施用轉入崔君平
日有學問有氣節到此不得不循例而行即以其兩番喟歎之言叙入則丞原非空設而崔君不當為
丞之意無不俱見末叙崔君噉松對人之言以明其超然於用舍之外代占却許多地步細玩結語意
住此後又加一語不得真古今有數奇文

畫記

楚釋云昌黎此
文其法全得之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

考工記故能條
疏而不直錯綜
而不紊後人倣
之如作西園雅
集之類雖自力
加潤色殊乏古
韻讓昌黎遠矣
英云隼鷹之屬
陸機云鷄屬也
齊人謂之擊征
月令鷹隼早鷺
騎而負考粹宗
而作且方涉
者蔣注或無方
字下句坐上有
方涉二字

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
者十人騎而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
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馬絡頭立者二
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
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
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
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伸兩脚也者一人寒附火者
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投壺之矢者一人舍而具食
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
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
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

人之事宗事上有主字

楚稱云陸者承

涉者而言陸為方出水也

西仲云上文所騎之馬甚多只

用騎者二字點明其餘皆空身

馬也

漢書注橐駝者言其可負橐而駝物故以名

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

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
 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
 者人立者齒者飲者浚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
 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抹者騎者驟也疾走者走者載服物
 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
 加其一焉不詳四頭而言加一也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
 十旃車旃車也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
 甲冑之屬餅餅同盃盞笠長柄笠大而無把首戴以行謂之笠
 筐篋方曰筐圓曰篋錡釜錡三足釜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
 博奕之具投壺棋局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

蔣註沉括云彈

碁其局方二尺

中心高如覆盃

其巔為小壺四

角微隱起

不能為矣宗矣

上有已字

西仲云以甚愛

之故見記如見

畫又可以解其

贈人之憾也

戊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
 而與余彈碁西京雜記漢成帝好彈碁好之可群臣以為勞體非
 文帝於此伎特妙今世尚或有其法而為之者亦少余幸
 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
 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
 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
 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碁也亡之
 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一作故絕人
 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間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
 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矣且命
 工人存其大都大槩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

鹿門云妙處在物數靡羅而詮次特詳

蔣註廿音入二十并也卅先合切三十之省便古文也考之國語有云行玉廿鼓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

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叙次錯綜後因趙侍御之戚然有感卷而歸之尤見曠懷高識不同尋常處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事物紀原胡廣曰凡官名祭酒皆者一人舉酒以祭地故以祭酒為稱又曰成王時彤伯為祭酒主親屬秦漢因之○隋煬帝大業三年始於國子監置司業官取禮記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樂正司業之義

六年則又以四字為句而以升為一字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卅字
梅亭云首段以學行標其梗概歸到不邊一勤以之升蔣注之升一作升之
梅亭云次段抽出孝言以孝為行尊之首又歸到不邊一勤
西仲云國子廣文四門律書

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
文說名字下或禮部有為字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陽城字元宗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

六館併大學計七學也。又云舉其學成行尊之實可以施之世者。梅亭云三段抽出仁勇言亦行尊的事。鹿門云應轉禮部不薦本意。確士云使入不

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國子大學四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神說流字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見士必取科名然後能有所施設以傳於世否則純孝仁勇如蕃不如斗筭之夫徒工對偶聲律者為有用也。末以川澤為喻謂士必待時而所施及遠惜之者深悲

有利澤及人然終不如登高而

之者至矣。

呼者之易也。孫月峯云一路叙事精簡得此一段議論徒覺姿態橫生。鹿門云此篇在兩不遇二相感慨。梅亭云末段惜其不遇帶定行尊暗應首段次段兩束局作通篇歸結。同人云法整而變布置筆力俱高此等文公創調亦絕調。梅亭云以行尊作推贊以不遇作感慨末以川澤為喻言士必得時而後所施及遠也惜之者深悲之者至矣。

巧者王承福傳巧音烏或作朽論語亦作朽說文朽

人以時填館宮室註朽人塗者也

西仲云賤字伏下使於人句勞字伏下用力句梅亭云問之二字俱起以下皆其言也分四段又云首段述其業巧所出又云次段述其自安所業西仲云人必不能無所事唐荆川云各致其能似有道者語西仲云若器皿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安祿山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天寶十四歲安祿山反帝以郭子儀為節度使討之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鐵爾雅也塗工之具也又作泥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吾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

焉人之事亦必不能違所長又云已上言所以必業巧不敢辭賤與勞之故楚禪云孟子有食於人及食功之說公之所言蓋有合於此梅亭云三段忽就本事閱歷翻出波瀾奇情多無限警省無限感慨通體精神在此所以作傳亦為此

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入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存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

纂唐書八大家文精注 卷五 十一

確士云子於朱門見亦屢矣大約旁觀者每逆料之而享逸樂者全不知也鹿門云此一段王承福所自省驗得力處故言極痛快西仲云二疊應上文又云二疊又推言之梅亭云四段將不畜妻子別述伏論贊張本

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孟子滕文公上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孟子盡心上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入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

又云其言已完下是論贊

之傳而自鑒焉

商侯云功大奉傳故可不勞心以養妻子而有餘今吾自視操饒之能薄及人之功小傭直有限不足以蓄妻子不有之可也西仲云惑之一抑從而思云云一揚收上聽其言約而盡句又云又就獨善其身處斷其失一抑又云就賢者二字而指其實收上貴富之家為墟一段一揚梅亭云一抑一揚借其人結出作傳本旨又云通篇都假巧者之言以為天下之食祿而無功者徹其正意至篇末方點出中幅議論波瀾尤為奇警何義門云借題諷刺學楊朱之道一段正行文變滅不測處腐生則以為非昌黎不能衰之大道矣同人云人有以宣傳者王承福是也詳盡流利熟之最利舉業○議論本孟子借巧者口中發出便奇

中間說得凜凜可畏享貴富而無功者宜奉以為箴銘○此史家記言體也

慕書卷之六家言精注 卷五 十二 官

評唐史卷之六 卷五 鳳二官

為一統之像。○
筮之斷詞。
封之管城編之
作諸。
梅亭云三段叙
其梗概。

西仲云叙出身
又云叙才能
又云叙遇合
又云叙榮幸
又云叙伴侶

梅亭云末段叙
其老退

石秦本紀至以衡石量書日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
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唐絳州弘農

陶泓魏州弘農及會稽楮先生會稽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
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

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
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

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

魯衛毛聃者也左傳僖二戰國時有毛公毛遂蔣注毛公

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絕筆春秋而非其罪及蒙將

軍拔中山之豪始封之管城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有

管城管子無肉食相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

秦真少恩哉

西仲云秦以焚

書大有負於筆

但以老歸管城

斷其見疎不即

不離妙

西仲云叙老死
又云叙後代
冒管城粹城作
氏

文王第九子封
毛稱毛伯以國
為氏
與有功粹與作
亦

西仲云秦以焚
書大有負於筆
但以老歸管城
斷其見疎不即
不離妙

秦真少恩哉

西仲云叙老死
又云叙後代
冒管城粹城作
氏

鹿門云摹寫工極

正域云此不直

戲文蓋戲史矣

楚遲云特滑稽之雄具見作者巧心爾國朝徐常吉所輯有諧史一書大概此類也 洪慶善云子虛烏有之比其流出於莊周寓言 王遵巖云通篇將無作有所謂以文滑稽者尤高古直逼馬遷 鹿門云設虛景摹寫工極古人其連翩跌宕刻畫司馬子長

郭正域云一起

宏廓

梅亭云第一層

從天興唐德開

局

游戲文字章法謹嚴後人擬作不直一笑矣○柳州云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引重者至也

平淮西碑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公為行軍司馬准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撰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則也其德聖子神孫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

確士云起大手

筆必如此纔領

得一篇文字起

視張說作宋廣

平碑猶九語矣

梅亭云第三層

入今上特筆擡

起歷叙武功作

引

西仲云上段言

君兼及將相此

處亦補出羣臣

來針線最密

又云頓一句以

明不急討淮西

之因

宗既除除叛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亂消去宗始

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牙孽同其間肅宗代宗德祖

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去詩小雅不稂不莠也

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

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貢藩圖廣狹曰嗚呼天既全付予

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

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

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

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

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

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

十五

梅亭云第四層入蔡叛在廷皆請休兵歸重天子之獨斷見廟算神武確士云李忠臣陳奇吳少誠為三姓李忠臣吳少誠李希烈吳少陽為四將梅亭云第五層叙命將俱用法使事體隆重行於壽蔣法行上或有在字以其節妙以其

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以其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

作其以節下有度字

梅亭云第六層叙戰績以度為主而愬亦獨詳不得謂沒其功也西仲云愬功獨虛叙留下文雪夜之地非畧之也

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屏帶也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眾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

西仲云已上叙諸將戰功約而能該原未嘗浸李想功也斬元濟妙濟下有於字西仲云處分淮西罪人事畢道封晉妙道作進梅亭云第七層叙賞功末點出詔命撰文莊重得體西仲云冊功事畢

屬人卒。李愬先擒賊將丁士良吳秀琳李祐釋而用之云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本二官魏合散騎常侍為一官唐分左右左隸門下右中書也帥廊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魏晉以來有光祿大夫加金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即留後也尚書秦官在殿中主發尚主也出納王命敷奏萬機工部周禮為冬領蔡任既還官之職晉尚書為起武郎後周始曰工部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

又云立碑原是紀聖功自當歸功朝廷梅亭云從天命起配序第一層又云述始亂養亂配序第二層又云揭帝言述振武配序第三層又云入蔡事配序第四層臣萬邦妙邦作方西仲云羣公上言云高霞寓

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四嶽巡之義百隸急官事亡其舊帝宗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元和七年魏博為節度使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隣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愬武古通李光顏烏重武李道古咸統於弘弘韓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李文通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五 十七 官

大敗于鐵城宰相將言罷兵乃相同德云云裴度言兵不可中止常兵時曲妙時作洄梅亭云接命將配序第五層又云紀戰績配序第六層西仲云自帝有恩言至此皆上文所言遂生蔡人之實

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極而震下坤上復復意消極而復及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為反善之物之始生也豕曰剛柔始交而復利有攸往震下坎上屯屯者難生易曰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益稷同書晝夜額額肆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宜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起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

梅亭云此下既平後事稱頌德功配序第七層西仲云時潘青李師道等尚抗朝命忽借蔡人之口勸戒鼓舞朝廷恩威得此分外生動此千古僅作也梅亭云歸美天子收束完整肅穆確士云彼亦奉詔而作不必以此責之惟體格

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朝命者也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疑小大之臣不赦不疑不赦治而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儲同人云序如書文如詩李斯勒石山李斯嶧變詩書為碑文者也韓公此篇復碑文為詩書者也○李義山詩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嗚呼盡之矣段

既昇叙李勣功轉不明快為悶悶耳

陳卧子季義山贊公文云觀覽典彝典字塗改

清廟生民詩其言似矣然公之此文審輕重明

頌逆歌之舞之振動天下又豈在於抄撥摹繪

之間乎又云公之斯文若元氣

濡滌大筆何淋漓斯言近之矣

文昌以駢四儷六蛙鳴蟬噪之音易鈞天之奏西京賦昔者大帝悅秦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史記趙世家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簡子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直不知人間有羞耻事

記畔亂記廷議記命將記戰功記赦宥記論功而總歸於天子之明且斷井井整整肅肅穆穆如讀江漢詩大雅尹吉甫詩美常武常武召穆公之詩西京後第一篇大文字宜王詩東坡臨江驛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文昌奉詔作載唐文粹中舊史云李勣不平歸功裴度愬妻唐安公主出入禁中訴碑詞不實詔令磨去原文命段文昌改作又羅隱紀石烈士事云部將石姓不平仆其碑時廟堂無

西仲云此昌黎奉天子命所作乃全集中第一

用意文字語語歸功於天子之

明斷莊重有體古雅絕倫其叙

事段落井井昔人所謂點竄毫

典彝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也○李商隱詩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蚤知其必不得而

磨滅矣孰謂文章無定價哉

梅亭云第一層提南海神之貴

楚釋云起得鄭重亦極爽朗

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河神之上號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鉅也自三代聖王莫不記事考於作。文。光。爭。入。手。昌。黎。不。肯。平。平。說。八。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河神之上號

西仲云單表南
海神位號按山
海經云南方祝
融獸身人面乘
兩龍註云火神
也疑南海為其
所司非禪通紀
祝融氏也須知
又云叙南海神
加號之尊祝事
之隆
海嶽之祝將注
祝或作祀
梅亭云第二層
叙廟之由來及
致祭舊例是立

為祝融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蓐收
天寶中年號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照年字故海嶽之祝儀
幣之數放而依之照年字以致崇極於大神照年字今王亦爵也而禮
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照年字非致崇極之意也由
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
而新之照年字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
之灣常以立夏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照年字
順達而刺史當節度五嶺諸軍出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
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
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
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

案
當節度諸本當
作常
疾為解粹解作
辭
梅亭云第三層
言前刺史奉行
不處以致神不
享
日令盲風至注
疾風也
天寶十二載七
月以孔戣為嶺
南節度使
西仲云殿鎮也
梅亭云第四層

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
籩豆竹豆以竹為之受四升豆食肉器也爾雅木豆謂之
豆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云
四升薦裸裸祭酌也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
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
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
南服殿定也詩小雅米邦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
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祿衣領至州之明
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戒視冊誓羣有
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
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
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

接入孔公以治
人事神二句標
出大綱以下一
路細叙極言其
事神之誠與前
段語語反則
遣官某將注官
上或有某字
西仲云更諫句
與上委事於副
對看
伏波不興集或
粹宗伏波作波
伏
西仲云概言記
稠密也

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擢。夫。奏。功。雲。陰。
解。駁。日。光。穿。漏。伏。波。不。興。省。牲。之。夕。載。賜。也。照。載。陰。將。事。之。
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深。稠。也。史。記。齊。悼。惠。世。家。五。鼓。既。作。
牽。牛。正。中。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
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
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慌。惚。似。有。無。也。又。恍。惚。同。
史。記。司。馬。相。如。畢。出。蛇。蛇。也。龍。狀。也。蛇。曲。自。得。之。音。移。季。來。享。飲。
傳。芒。芒。恍。惚。司。馬。相。如。畢。出。蛇。蛇。也。龍。狀。也。蛇。曲。自。得。之。音。移。季。來。享。飲。
食。闔。廟。旋。臚。祥。飈。司。馬。相。如。畢。出。蛇。蛇。也。龍。狀。也。蛇。曲。自。得。之。音。移。季。來。享。飲。
旄。麾。飛。揚。掩。藹。鐃。鼓。鳴。鏡。似。鈴。無。舌。有。柄。執。而。嘲。轟。高。管。噉。
譟。也。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與。謂。龜。甲。穹。窿。踊。躍。
後。先。乾。端。坤。倪。萬。里。無。雲。景。象。水。滸。乾。端。軒。豁。也。高。廣。呈。露。祀。之。

罇爵靜潔考靜
作淨
西仲云各執其
職與上吏滋不
供對看牲肥云
云與上牲酒瘠
酸四句對看降
登有數與上薦
裸與俯二句對
看神具醉飽云
云與上神不顧
亨對看風災熄
滅云云與上盲
風怪雨三句對
看
度廟宮集或粹

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香。熟。明。年。祀。歸。又。度。廟。宮。
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
年。某。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恭。歲。仍。大。和。耄。艾。也。老。若。歌。詠。
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
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
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
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巧。與。之。加。西。
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
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
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
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

宗度作廣梅亭云第五層

文

又云第六層詳叙孔公治人之

事

鹿門云只此一段氣格正詳於

祠而省於此此射鵬之手也

西南守長粹西南作四面

方地數千鈔錄起方地作地方張表臣云退之作南海神碑其造語作字至此不知何物為五臟何物為心胸耶梅亭云前八句攝前篇後十二句本天子頌孔公兩揭神人有門廷荆川云以賦頌之體叙事亦魏晉以後遺調也而昌黎以撰此體徐閣公云日月出入山林疎峙此曹孟德觀滄海作也於此文亦云梅亭云治人事神是通篇大關鍵斂巨麗于蕭括現森羅于凝厚

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隈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平淮西碑似書似詩此篇似漢賦通體文瀾俱從祀時海常多大風一語生出奇光異采令人心目俱眩

蔣註曾子開曰

湘水出全瀟水

出道二水至永

合而為一以入

洞庭黃陵廟在

瀟湘之尾洞庭

之口孫氏曰廟

在潭州之湘陰

縣北八十里

表字景升東漢

末為荊州刺史

西仲云在岳州

湘陰北五十七

里今湘陰屬長

沙府黃陵山名

相傳舜二妃葬

黃陵廟碑

湘水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

者庭有石碑断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

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

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

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

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

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

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

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

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

疑案

處故以命名
吳云三體詩許
渾黃陵廟詩李
昌註在唐岳州
湘陰縣北八十
里瀟湘之尾洞
庭之口李群玉
題為湘妃廟
史記正義引列
女傳云舜陟方
死于蒼梧二妃
死于沅湘之間
因葬焉塚在湘
陰北一百六十
里青草山中疑
即黃陵也

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
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
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舜
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
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晉太康元年及郡人發
謂竹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
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
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
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
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
既日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

自前古考粹古
下有立字
有石碑粹無石
字蔣注石或作
古
其額曰虞帝粹
其上有題字帝
作舜
確士云不及唐
文粹作不友
又云此一段以
湘君湘夫人分
屬娥皇女英正
郭璞之誤
又云此一段言
二妃無從舜道

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
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
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
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
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地毀桶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
年刺史長愉長自京師往與予故善謂曰巧我一碑石載二
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
遂篆以篆書也文其事俾刻之
純用訓詁體朴老簡古掃去郭璞王逸之說真乃讀書
得間○孟子云舜卒於鳴條離婁鳴條在安邑西北屬
平陽則舜之死於蒼梧見史記正義者恐亦後世傳聞

死沅湘之事正
王逸之失

傳謂舜粹傳作

孔安國、溺者

荆川云此文用

之謫也舜未死於蒼梧二妃安得有從死沅湘之事乎
篇中辨明快甚

皆不可信粹溺下有死字信下有也字 圮桶腐瓦粹掬作壚
爾雅說文體別是一調 楚釋云詳辨博雅已絕無可疑非老於文者不能作

蔣註按舊史公

傳云南人妄以

柳宗元為羅池

神而愈撰碑以

實之蓋以是罪

公而新史書其

事於子厚傳無

所褒貶元祐七

年六月詔賜唐

柳州刺史羅池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
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承上於民奮言
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
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
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思也詩小雅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而後從事凡令
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

廟為靈文之廟

以郡人言其兩

賜應新故也

鹿門云予覽昌

黎碑柳州不書

柳州德政之可

載載其死而為

神一節似狎而

少莊

茲土雖遠粹茲

上有曰字

違侯令粹令作

命凡令之期

粹作凡期令之

樂生與事粹輩

作讓

負租流逋四歸通逃者自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

凡舟可廢而上下曰步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

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

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

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

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魏忠

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

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

三年長慶三年號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

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景辰丙

世祖廟諱也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

作讓

順夫指粹指作教其部將粹無其字部作郡寄於此錄起寄作居而告曰粹告下有之字確士云未死知死已死見形受徇行罰非儒者立言體也不必曲為之說楚釋云述李儀以慢侮死事尤妖誕殊非原鬼口氣鹿門云叙子厚

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荔支熟則色紫芭蕉實雜肴蔬兮進侯堂
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
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葉茂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
後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

平生只兩三語隱約而盡秋鶴與飛歐陽公以為石本之誤或亦作秋與鶴飛沈存中云非也倒用鶴與兩字則語勢愈健如楚詞云吉日辰良也許厚自託也退之亦云蓋用此事

乾杭徐承徐上稻無特濕云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以死勤民宜列祀典中吾將死死而為神三段似非儒者之言劉昫貶為紕繆者此也迎送神詞宛然九歌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為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諫也王逸註
宜朱子采附楚辭之後

蔣註永隆元年十月明坐與太子賢通謀降為零陵王徙黔州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集刺王如所生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

都督謝祐逼殺之。二子俊嗣王南州別駕傑為黎國公垂拱四年並遇害神龍初以傑子胤為嗣曹王後備自南還詔停胤封而封備備卒開元十二年復封胤胤卒子戡嗣位左衛率府中郎將子臯嗣是為成王鹿門云句句字字洗刷

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原舜命益作虞益掌山澤之官秦始有都水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悲哀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也嚴刻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肅宗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培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任魏分秘書掌文兼州別駕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部告無事遷

李之翹云交唐人語多用之如陸宜公奏議云交駭物聽交下不存濟之類猶曰即今鹿門云事蹟奇摹寫亦奇持官持身將注下持字一作將至是然後考至作及觀察使辛京果也將國良王國良也武岡蜀寶慶府

真於衡法成令脩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媚也媚妬怒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盛服也魚坦坦施施也舒行即貶於潮以遷入賀至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歛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蹕馳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驚遠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

確士云此段虛言其方畧

鹿門云成王是奇男子昌黎紀

次其軍曲盡本末

選江洲集洲或作州

確士云此段實叙戰功

商子農戰篇

蔣註曹五字見馬融廣成頌曹

伍相保是也曹誅伍甲云云

時希烈兵柵廣

濟之蔡山不可攻臯聲言西取

蘄州引舟師泝流而上賊聞以

羸師保柵悉軍

行江北與臯直

西去蔡山三百

餘里臯遣步士

悉登舟順流而

攻蔡山拔之

臯既拔蔡山間

一日賊攻黃梅

殺將韓霜露

西仲云落隨落

也牛用角鬪鷄

用距鬪猶言剪

貴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

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

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洲羣能著職王親

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

患可以去而王可致左傳哀十七年越子伐吳子禦之

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杜註勾卒鈞伍相著別置

也左右曹誅五界獲則分界其伍

以與賊遇噉鋒蔡山

也大鞞長平

水撥黃岡筴著筴意以漢陽行趾汜川斬為刺史標光之北

水界中披安山縣

山踏隨光化

一推以下為推或推字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

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

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

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

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

南方北向落其角距

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温終政於襄恒平物估

也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奸宄無

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

馬彘將慎將鏗將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

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

入推為各州或此類之類

帝奔梁州

牛角距雞

牛與雞

死問不能入寸尺亡

李懷光反

李懷光反

李懷光反

李懷光反

去賊爪牙也。
使令家聽蔣註
楚舞云按潛李
伯潛也時馬羣
掌幕府古不言
將
確士云此總括
其始終治行
西仲云貞觀二
十一年封高宗
詔為巢王後畏
則無勇塞則少
智後遷黔州被
殺

睦徵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
察鄂岳斬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
取沔斬安黃寄惠未忘今予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
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
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宗十子太支十三曹於第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
絕遷蔣註四字未詳其義疑畏如畏厭溺之畏塞如其行
塞則少智則無勇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
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
薦峻功蘇枯弱強齟也其奸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
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詩次唐風蟋蟀陛陛陛陛其行

李之翹云黃山
谷曰好作奇語
是文章一病退
之不免坐此
荆川云昌黎每
自喜陳言之務
去故曹成王碑
當亦屬公得意
之文而愚則以
務去陳言却行
穿鑿生割亦昌
黎病處特其識
正而語確故學
者不能訾

有條也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朱子云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法太玄退之性不喜
書然嘗云凡為文詞宜略識字如此碑中所用剋鞞
掀撇掇筴跣等字是也
忠君孝親治民用兵為篇中眼目而遣詞鍊字割削生
新令人口吻俱棘讀如刺也言艱難然尋其脈絡繹其
辭義即韓子所謂文從字順者也若有可以汰損增加
便非高文也汰過也損減也猶言多少

烏承玘重胤父也

蔣註元和五年三月成德節度使王七真卒其子承宗自為留後上欲革河北世襲之弊從史時為昭義節度使遭父喪因左軍中尉吐突承瑊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由是復起從史委其成功十月詔削奪承宗官爵以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於恒乃陰與寇連貴人三人女官也吐突承瑊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漢武時置唐別置此官耶承瑊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歛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大夫皆銀印青綾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工部尚書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

承瑊為招討宣慰使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共討

左傳昭二十二年莒子庚與虎而好劍烏存率國人逐之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郊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昭二十一年齊烏枝鳴成宋

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以上叙廟享之由作主於第乙巳升於

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世本十五卷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氏列

於姓苑姓苑十卷何承天著在莒者存左傳昭二在齊有餘枝鳴餘枝鳴昭二十一年烏皆為大夫秦有獲史記秦本紀武王時力士任鄙烏獲

入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

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

書諱承玘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

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

軍屬破奚契丹北狄有五契丹二奚從戰捺祿山名捺

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

事

至德二載安慶
緒兵敗走保鄴
郡史思明判官
耿仁智說思明
歸唐思明然之
以所部十三郡
及兵八萬來降
十二月以思明
為歸義王范陽
節度使
信都太守烏承
恩降思明乾元
元年至京上聽
李光弼之謀許
授承恩范陽節
度使使圖思明

所部兵塞其道。漸原累石。綿同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
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十萬餘。黑水室韋以騎
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
將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
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
中監。封昌化郡王。左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
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於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
於其地。二子大夫重為長。季曰重元。為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將領府二祖。紹居。中郎少
卑。屬於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壝。
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

承恩歸密告其
子事發被實坐
死者二百餘人
承玘奔太原
鹿門云序烏氏
世系及戰功處
錯綜而也
數物登尊也

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
為艱。為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怠息。來觀
來齋。以饋黍稷。黍音署。以大暑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
為酒。禾入水也。稷五穀之長。故陶唐之世
名農官
為后稷
高文典冊。老幹無枝。入手寫重胤。義勇。毛髮欲動。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李絳。
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
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廷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

蔣注石本云。朝
議郎守尚書比

部郎中史館修撰護軍韓愈奉勅撰朝議大夫安定胡證書并篆額京兆府解有此碑

西仲云忠孝二字是眼目

蔣註季安高祖

環平州人官都

水使者環二子

守義廷憚廷憚

安東都護府司

馬守義二子承嗣廷琳承嗣子緒緒子季安季

緒緒子季安季

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嗣事。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維時臣愈承命。悻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駟馭泮閼之詩。魯頌皆使聲於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事。諸武德六年。楊恭仁檢校梁州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承嗣子緒緒子季安子懷諫。故事代父人吏不附。

安子懷諫廷琳子悅廷憚子廷玠元和七年八月季安卒於其廟考無其字可以辭鈔可作何

西仲云家臣將士則以愛憎移易諸將入皆憤然

又云弘正晨入府數千人入大譟

哀二年范氏中行反易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壇同籍戶

纂唐八大家文精註

卷五

三十一 鳳文館藏

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比府君尊神之辭。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繼古帝王。海外受制。狎於太寧。燕盜山安。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醵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傳

環拜請為留後
又云五十餘年
始得

又云承當作丞
在外武功既畢
可入相而理文
事
爾祖爾思蔣注
或作祖考之思

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子。正。指弘。嗟我六州。始復故初。
告慶於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飾以豹尾為旗。秦
也。引衣。兜。戟。燾。翻。同。也。羽。以。長。魏。師。田。侯。誓。首。臣。愚。不。肖。迨。茲。
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
贈兵部尚書也。媿。媿。配。德。娠。賢。梁國夫人配兵部尚書之德。生田弘。正也。梁國是榮。田
侯。作。廟。相。方。視。陞。見。於。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玉。藻。戎。容。暨。
暨。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
遲。觀。饗。式。時。爾。祖。爾。思。爾。祖。常。思。爾。入。觀。之。時。到。廟。致。祭。
奉敕撰文。自應典重。肅穆入手一段。公故以吉甫史克
自任也。叙事簡貴。銘亦入雅。○古人叙事。舉其重且大
者。帥河南北六州。歸命。此忠孝之大。餘俱可刪棄也。作

古文者宜知棄取之法

唐故相權公墓碑

蔣註權始出天
水本顛頊之後
楚武王使鬬昏
尹後因氏焉
翼字子良略陽
人與太原王讚
俱為符堅謀士
封安丘公
翼子宣褒宣褒
四世之孫榮榮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興。字載之。其本出自殷
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為
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畧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
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為唐上庸
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
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
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臯。以忠孝致大名。去

之子文誕
文誕子崇崇子
無侍無侍子垂
源明名預字弱
夫肅宗時終秘
書監
臯字士錄
鹿門云獨揭為
宰相與享年及
謚於首以後纔
行次第平生
蔣註貞元初韓
洄黜陟河南辟
權德輿置幕府
復從江西觀察
使李兼府為判

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
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
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變入自相通也四歲能為詩七
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
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德宗八年以前江西府
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
絕譏排姦佞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太宗時置起居舍人遂知
制誥掌勅詔冊命謂之知制誥續事始曰開元元年蘇題
中書舍人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
十八年以中書舍人魏中書置通事一人梁掌詔其後
掌平官政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

官再遷監察御
史府罷八年正
月除大常博士
楚禪云先是詔
許孟容蔣又等
刪定格勅成三
十卷表上留中
不出德輿請下
刑部與侍郎劉
伯芻等攷定復
為三十卷十年
十月奏請行用
從之

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
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得大體不以員拘轉戶兵吏
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為兵部周禮夏官司遷太常卿
春官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
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之任公
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
助與維匡調娛或德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
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郡東方諸帥有利
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不為主已之意復拜大
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
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

司空同平章事
于迪使其子大
常丞敏重賂梁
正言求出鎮正
言詐漸露敏索
其賂不得誘其
奴支解之奔溷
中事覺迪率其
子孝友等詣建
春門請罪迪左
遷恩王府仍絕
朝謁敏流雷州
孝友等皆貶德
輿將留守東都
為言之

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痾也。傷為之不
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
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
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頔于襄
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
將留守東都。為上言曰。頔之罪既貫未特案。不竟宜因賜寬
詔。上曰然。公為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
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
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病重也。論語。未嘗
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
功德。然其為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備言也。餘公娶

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既葬。其子監察
御史璩。纍然贏憊之貌。史記孔子世。服喪來有請。乃作銘
文曰。

楚樛云此誌中
之可不及故特
補之
四十而卒實四
十六也
六官吏部戶部
禮部刑部兵部
工部
荆川云平叙多
用虛說
鹿門云中多句
字生寒處銘可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秦嬴姓。漢劉姓。之間。甘泉始
侯。以及安邱。詆訶浮屠作沙門。道安不得。皇極之扶。貞孝
之生。鳳鳥不至。論語子罕篇。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
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
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蔽輔也。無黨無讐。舉世莫
疵。人所憚為公。勇為之人。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
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不立異。不傾軋。累遷至相位。而人無忌嫉。由好學善文。

誦楚樞云新舊更
皆有權德輿傳
所載加詳於誌
然彼詳而此畧
均自得體未可
漫加優劣也

而行之以孝敬祥順也。然恐近於摸稜。唐書蘇味道為相未嘗
有所發明嘗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摸稜持兩端可也故提出助陽城救于頔二
事以表之。叙次一生不嫌平直。韓文之和易中正者。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五 終

